



农具咏叹

○ 韩峰

耙

耙,已经穿越了一千五百年以上的时光隧道。它走过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走过元代的《王祯农书》,又穿行在古代诗人的诗行中——“异类中行,犁犁拽耙”;“老夫忍饥特未死,犁耙典尽春无牛”;“岂谓业级逃不得,依前拽耙与牵犁”;“潮来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儿把锄耙”。更形象更有画面感和动态感的,当数清代胤禛(雍正)《耙耨》中的“耙头船共稳,斜立叱牛行”了。

耙,常跟在犁的后面跑,用自己的铁齿,将大大小小的土坷垃咬碎,将杂草或残留的庄稼的根去除,使土地平整松软,保持水分。它是土地母亲的美容师。那大大小小的土坷垃,就好比脸上的粉刺疙瘩;那杂草,就好像秀发沾上的柴草;那残留的庄稼的根,就好像脸庞上长出的刺猴。经过耙的美容、梳理,土地母亲才能梳妆一新地去孕育新的绿色生命,为五谷丰登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曾经很羡慕耙地的老农。蓝天白云下,在布谷鸟悦耳的伴唱中,在刚犁过的宛如大海波涛的土地上,他们站在行进的耙上,时而放

开嗓子“嘤嘤”吆喝两声,时而虚张声势地甩一个响鞭,是那么悠然自得,那么潇洒自如,那么天人合一。而当我真正站在行进的耙上时,却深感并非易事。

耙与土地如两地分居的恋人,每年春秋两季相会,每次的相会,耙都非常珍惜,总是那么细心贴心地为土地梳妆。

相会总是短暂的。短暂的相会后,耙便回到了农家小院搁置农具和杂物的棚下,或牲口棚院里的墙根下。但我想,它的心肯定还留在广袤的原野,即使进入休眠状态,它的梦,可能还在那片熟悉而亲爱的土地上。

耨

战国时期,耨就有了独脚和双脚,在世界的前列行走着,骄傲自豪,昂首挺胸。汉武帝时的三脚耨,更是独领风骚,将播种效率和播种模式,摇向了新的天地。

耨,凝结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承担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重任,贡献巨大,功不可没。

耨是位音乐家,它画出了大地的五线谱,又在五线谱上谱出了绿色的、金色的乐章。这

乐章,从南方到北方,响彻了祖国大地;这乐章,寄托着千家万户的五谷丰登丰衣足食的希望。

耨是位画家,它在平原、丘陵、水田、梯田画出了不同色彩不同风格的线条,舒爽着人们的眼光,绚丽着写生的画板,闪亮着摄影家的镜头。

耨是古代诗人的灵感,在王安石《和圣俞农具诗十五首其九耨种》的诗中,“行看万垄空,坐使千箱有。利物博如此,何惭在牛后。”在清末名士高心夔《将之建昌县其一》中,“农夫惜春半,晨出耨东亩。”

试想在“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阡陌的清晨,东一簇西一簇的迎春花连翘花竞相绽放,布谷鸟一飞冲天,声声鸣唱,少者牵牛,老者摇耨,牛铃摇着春色,那是何等的田园风光,何等的悠慢时光。

迅疾而来的轰鸣的农业机械化,早已将传统的农耕定格为一幅幅水墨画。幸存的耨和犁、耙等兄弟在博物馆的灯光下,或促膝交谈,回忆与牛、与人、与土地亲密交往的点点滴滴;或感叹时光的飞逝,感叹它们的后辈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或向走近它的各色人等讲述曾经的辉煌。

十月的田野

高粱像一排排士兵
笔挺地站立在湛蓝的天空下
高擎的火把照亮整个秋天
一片片金黄的玉米,被运往粮仓
茎叶却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岁月的长河里固执地坚守
在这苍茫的土地上
草绿色的红芋叶
是寂寥中的一份喧嚣
它葳蕤茂盛,绿意盎然
给十月的田野保留着最后的生机
十月的田野,虽凉爽暖
它正酝酿着一场秋收收藏的庆典 (张秀梅)

住在秋里

秋风起兮
时光落了一地的美
我住在秋里
清寂,简单,妥帖
岁月静好 (薛萍琴)

叶落归根

秋虫唧唧的大地
到处是翩跹的落叶
一场场悄无声息的别离
演绎在
季节变换的暮景里

天空是鸟儿的舞台
河流是鱼儿的舞台
而枝头是树叶的
唯一舞台
它们在那儿生长繁息

它们在枝头尽情欢笑
接受阳光雨露的洗礼
聆听鸟儿的歌唱
从春天到夏天
它们一直在随风舞蹈

当秋风吹响
离别的笙箫
日渐枯黄的树叶
终于在某一时刻
旋转落地
用它最后的舞蹈
演绎出叶落归根的主题 (张忠报)

思乡曲

家中有养着鸡鸣的小院
会有一只小狗,或花或黄
瓜果青涩时
就在树下吞着口水眼馋
唤着一群小伙伴
玩伴青山,戏水河畔
热烈的一起打水仗
学习总是很难
志向很远,天地只在眼前
只有离开
所有记忆才会形成完整的家乡
乡愁是那不舍的思念
总是出现在不经意的瞬间
也许正吃着饭
或者一次人或物的遇见
最好的饭店
味道也没有家里做的香
最清晰的视频
也看不清父母的模样
最馋的是那串永远够不着的香肠
最想念的还是那张铺着草席的小木床
最好的假期规划
就是带着孩子认识那水那山
讲演着自己儿时养鸡喂猪的勤劳模样
然后畅想着自己的退休时光
一个人的安静
也许是在思考,也许是在思乡 (蔡智敏)

生有北土

土地是静寂的
悄悄聆听草芽扎根
探视沙粒深处老去的原住民
白色的须毛
缠绕,层层包裹

旷野之上
牧羊者惬意
执牛皮小鞭拥团取暖玉
蓬松于晨辉夕暮
漫步于绿茵悠悠
随手摘食甘露青青
笑谈蹊畔绿草妖娆,芽尖轻浮
一抹即止

正耐时
一路颠簸,尘土飞扬
禄马风旗的色彩肆意飘摇
万里长卷,脚注标明
定位脊背之上,北土又西
那里衣袍加身,绸缎为腰
脚下深绿凸起,眼侧珠缀作鸣

昏时有老者倚靠
树,歪着身子
探出头来
任凭墨绿色垂直落下
娇颜尽展
照一板光滑亮丽的石头
任沟壑纵深的指纹
印在曲折盘桓的镜面
云雨慢慢,有声音
诉说着毡房炊烟袅袅
呼麦声响,风马轻吟

蓝的天,绿的草,黄的土
守着苏勒德的身影
纵意午马于荒原
听蒙古长调在时间拐角相遇
快意向上生长
扎穿搭建好的拼图
降下甘露,啾啾声里
他说,有生于北土 (张倩)

石涛的“菊花”

○ 路来森

喜欢石涛的画,喜欢石涛画中无处不在的典雅和秀润,不苍白,诗意足,他的画中,有文章,文气郁勃。

菊,一向是中国画家所喜欢之题材,石涛亦不例外。但石涛画菊,不似白石老人那样只是菊花朵朵或丛丛,石涛的画菊,多是菊在“境”中。

少有的,以单株“菊”为素材的一幅画,是石涛《山水图》(之六)。虽名曰“山水图”,实则画的是一幅菊花图:画面简约,仅一石一菊,亦可名之为《菊石图》。石,苍黑如铸,虚实结合,明暗相映,石之四周,地面湿痕氤氲,石之暗黑处,仿佛苔藓密布其上焉。菊生石旁,仅一株,但却枝叶繁茂,丰盈肥硕,花朵大而繁,纷然绽放,朵朵如怒,是一种傲然而放的姿态。

凝视之,即感觉那株菊花,无风自摇,且菊香散逸,弥漫画面间。

画面题五言绝句一首:“节未迟霜降,朝来早降霜。画师生懵懂,染就菊花香。”另有落款“寒露二日”。

从题诗可以看出,这幅画,应该是一幅即兴之作:霜降尚远,仅仅是在寒露的第二天,早晨,一场霜,却突然降临了,节令如此的“悖谬”,连老画师也一派“懵懂”。不过,懵懂归懵懂,经此一场霜降,那株“菊花”却开得愈加绚烂了,而且,菊香浓郁,阵阵袭人,老画师闻香兴起,援笔成画,成就了这幅“菊石图”。

此幅画的好,还在于“映衬”:菊石相映,石之瘦硬、苍古,更好地烘托了菊之繁茂、绚烂;石之沉稳、踏实,又很好地衬托了菊花的摇曳、挺秀,两相映衬,各自风致,愈加得到彰显,真正是相得益彰了。

至于菊花,那份傲然的姿态,简直就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写照。

石涛,画有一幅《对菊图》,很特别,真是“境”大于菊:占据整幅画面是山水,是建筑,所谓“对菊”,也不过是两人合抬一盆菊花而已。

一套几进庭院,临水而建,背倚壁立的陡崖,面对汤汤的流水;远处,山埠错落,绵绵延延,给人一种苍茫无际的视觉感受;庭院四周,依旧有山,错落环绕,只是相对低矮一些,挡不住瞭望的视野,庭院周围,更有苍松翠柏,绿树郁郁。最前面的一处庭院,柴扉外,有小桥流水,柴扉内,庭院宽敞,也正是在这一宽敞的庭院内,一高一矮两人,正合力抬着一盆菊花,两人二目相对,相对间,就是盆内的菊花:菊枝微倾,有摇曳之感,见得出,庭院内正有秋风吹过,谷风阵阵,那菊花,也才枝条倾斜。

画面,有题诗曰:“连朝风冷霜初薄,瘦菊柔枝早上堂。何以如私开尽好,只宜相对许谁旁。垂头痛饮疏狂在,抱病新苏坐卧强。蕴藉余年惟此辈,几多幽意惜寒香。”

饮酒过度,病酒新苏,画家想把菊花抬进室内,对菊、赏菊,藉此“蕴藉余年”。所以说,此幅画的特点,是画菊却不在菊,颇有点儿“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如写诗,画家画菊,实则是在抒怀,借菊言志、达情罢了。

如此,此菊,是画中之菊,更是画家的心中菊。不在菊之“象”,而在菊之“意”。

石涛,画有一组《陶潜诗意图》、《陶潜诗意图》(之二),谓之“悠然见南山”,是演绎陶渊明诗《饮酒》之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意的。

画面:远景,是如黛的远山,耸峙、苍茫,云雾缭绕,宛若仙境;近景,茅屋一间,只是露出屋顶部分,屋边,垂柳一株,丝丝缕缕,疏朗飘逸,有风致;房屋山墙一端,篱笆一道,回环曲折,竹篱高低不一,参差错落,篱笆内外,黄菊遍地,灿然开放;诗人站立篱笆之内,头披宽巾,身着长衣,宽袍大袖,左手下垂,右手捻菊花一簇,目视前方,遥遥而对,的是如黛的远山。

此图,很写实地演绎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最是那菊花,色黄如金,虚实结合,仿佛凌空开放,给人一种飘逸之感。似乎,那菊,并非人间之菊,那菊,是属于仙界的,是开放在陶渊明“桃花源”中的菊花。

明灿,纯洁,仙气纷然——此花,只应天上有。

在石涛的笔下,陶渊明,简直就是一位脱出凡尘的仙人了。

大地敷霜

○ 米丽宏

“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一层薄薄细细的霜粒,白糖样凝析而出,让人感觉,此时的大地一定是寒而甜的。

老人们说,下霜的日子,白天肯定是暖和大晴天;阳光一出,霜色就消遁了。所以,想看到霜,须起早。

一出门,凉气裹住,呼出的气息变白,空气凛凛的气息,在鼻尖儿上轻轻滑过。

远处,晨光熹微,烟树素淡,池水冉冉冒着些白汽,小径边的白茅,一窝一窝的。细细碎碎的小冰晶结了一层,茸茸白毛儿,有点清丽柔靡的味道,好似古代失意文人的凄凉诗词。深处的路面,布满了霜白,一踩,有扑簌簌的微响。白地上,印了一串脚印子,来不及回头张望,便和那霜草、寒林一起陷入浅浅的凛冽。

朝阳在地平线渐渐拱起,光芒从背后推来。那些白霜,好似忽然间一起消失。一颗一颗水珠幻化出来,缀在草间,发着光芒。地面,润润的,微湿,证实那些霜真的来过,又刚刚走失。沉默的草树、原野,敛含无穷的语言,却对刚刚发生的隐秘,闭口不提。我掏出手机拍摄,我看到,枯草远树,撑起蓝天,天空洞开,大地扩展。空气一缕缕飞散,所有的草树,都沐浴在小温暖之中。

一个人悠闲地行走,才看得见霜的美。起早,去看最美的霜,浪漫么?有点。林清玄说,浪漫就是浪费时间,过一种慢生活。从慢里面,捕捉瞬息即逝的美。

降霜的日子,阳光会很吝啬。最惬意的是,随意到一处阳光地里,让融融的阳光炙烤怀旧的情

绪。回老家看看,这是个上好的选择。在故地,见见亲人面,跟往事会晤一下,都可以将节令里的寒意,转化成酒酿。那种温暖和醉意,是自内而外的。

路边的草木,褪尽颜色,露出真实的底色。黄、褐、棕黄、老绿、苍灰、赭青,一样样都深沉、厚实,有质感,冬天,我们藏在这样厚实的色彩下,心情安然。

霜降不久,就是冬天。大地先覆霜,然后盖雪。田野沉寂,一切缄默不语。这季节的恒常运行中,霜降,倒像一声小喝,止住狂热和浮躁。该谢的,谢了;该落的,落了。铁的规矩,没什么可通融的。

时令到了,天涯凝霜,一切会安静地蛰伏起来。大自然跟人一样,也需要适当地藏一藏。蛰伏起来,等待下一个轮回。

藏,使山河岁月有了深深浅浅的味道;就像深秋柿饼上那层甜甜凉凉的白霜儿,最是光阴的沉淀,有平心去火之效。



借与还

○ 舒一耕

来过,说他们家明天也要收胡萝卜,铁锹用完后及时还给人家。听了父亲的话后,我赶紧拿起铁锹来到二叔家还锹,二叔家正在屋里吃饭,听我来还锹后,从屋里走出来,看了看锹,冷冷地说,先放到院子里吧。

我刚回家,父亲就问我二叔的锹呢?我说还给二叔了,父亲说,这么快就还了?我有些纳闷,还个锹也就来回的功夫,还要多长时间。父亲说,你用了你二叔的锹,给人家打磨干净了吗,我正准备给人家打磨干净了你再送去,没想到你这么快,快去拿来打磨干净了再还给人家,你这样谁以后还愿意借东西给你呢?!父亲的话令我恍然大悟,怪不得刚才还二叔锹时,二叔不像以前对我那么热情呢。当我再次赶到二叔家的时候,只见二叔正拿着那把我用过的铁锹用小瓦片仔细地刮上面的泥土呢。

我们村不大,多的时候也就七十来户人家,二百来口人,以前结婚办喜事请客等都是在家里,不像现在进饭店。在自家里开席,往往要借用邻居家地方,这样既近又方便,茶具、盘子碟碗等肴货也是找村里人借,为了不混淆,往往在餐具的背面贴上一小块胶布,用圆珠笔写上餐具主人的名字。所以办喜事的主家要提前两天专门找上几个人在全村内推着车子借肴货,等开席用完,喜事办完后,再洗涮干净逐户还给人家,损坏的要赔偿人家。

其实邻里之间借东西是有许多不言自明的规矩,比如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东西损坏了要主动承认和赔偿等,如果你态度好了,人家看情况损坏的不严重的也不好意思让你赔偿,态度问题很关键。如果你损坏了故意装作不知,或者找托词,这样以后你再问人家借东西,人家就不愿借给你了,即使有也会托辞不借给你。